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正月。壬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該夷由江回滬後。臣等彼此會晤。情景尚好。更喜候選令黃仲畬。亦於前月趕到。已將四事與該令密商。令其從中暗助。臣等一面設法辦理。臣等告知該夷。以為廣東省城。若不及早退還。中國官員。不便彈壓兵民。總須將還城之事議定。和好方能永久。該夷總云。未能裁撤黃總督與三紳士所奉之權。還城之事。實不易辦。且該夷近來集有欲回廣東。親

自措處之語。前來照會。並云。欲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唉咈兩國兵費。臣等伏思事果至此。豈能再與議和。當即密速奏
聞。請
旨定奪。詎自連日以來。該夷處香港緊報疊至。臣等會咨兩廣督臣黃宗漢。總無一字回覆。前不得已。又咨廣東巡撫臣柏貴及監督臣恆祺。亦未接到回文。不知廣東現在如何情形。乃於本月二十日拜摺後。該員黃仲畬來稟。知該夷近在廣東紳局。搜獲公文數件。內有一件。係廣東派來上海探事委員衆函。其中將臣等自到上海。以至近來各樣辦

決。一一敘明。雖所探半虛半實。而所有應辦四事。如何設
法之處。均載其中。盡被該夷窺破。如何措手。並云此外尚
有數件公文。未得閱看。臣等疑是該紳等所奏
密諭。深為駭異。該夷忽於是日晚間。送來照會。據稱必擬近粵措
置。特將該夷照會。另錄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呈軍機處備查。臣等當即備文照覆。婉言勸阻。
乃本日據臬司薛煥及新護上海道吳煦稟稱該夷軍裝
船隻。均已齊備。定於日內起身。臣等復又備文挽留。但該
夷性如火烈。說走便走。去意既堅。斷非臣等空言所能阻
止。聞信之下。焦急萬狀。莫知所措。惟查該夷照會內云。三

四旬之間事畢。再行回滬。將所有尚應會議之件商定。儻

臣等先經啟程別詣。則該夷必直上京都。臣伏思該夷回

至香港。若光景尚屬安靜。則回滬再議。不過稍遲時日。原

無大礙。若或妄行亂為。將來回滬後。再與議和。恐致過傷

國體。然臣等若竟離滬。設該夷直行北上。又恐有礙大局。惟

有請

旨定奪。俾臣等得所遵循。不至進退維谷。不勝欽感。抑或可以暫

回蘇州等候。免致閒居日久。別夷十數國在滬。多所要求。

更生枝節。俟該酋自粵回滬時。如果相安無事。再到上海

與該夷議事之處。伏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該夷疑慮。當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嚴拏偽造之人。並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祇領接辦。原冀該夷見此諭旨。知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可以釋其疑慮。乃本日據桂良等奏廣東夷民互鬬。致礙和局。該夷必欲回粵措置。定於日內起身。自係未見前旨。故堅欲駛回香港。桂良等既不能阻止該夷。仍應將前旨鈔錄。設法迅速知照該夷。並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辦理本地土匪。紳士羅惇衍等裁撤練勇。均未與英國構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各勇俱已胡為等語。究

竟何時何事。並未明言。恐係傳聞不確。又恐嘆咈之兵。出城擾害百姓。以致互相爭鬬。其曲亦不在廣東百姓。現在欽差大臣關防。已交何桂清接辦。黃宗漢既不能干涉通商事宜。嘆國到粵。亦無可商議。若如照會內所言。恐傷和議。勸其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可設法挽回各事。儻該夷業已先到廣東。肆行攻擊。是該夷等背約動兵。自起釁端。並非中國失信。將來該夷再赴上海。桂良等言明在先。即加拒絕。亦覺理直氣壯。至上海地方。城外東西兩面江岸。全係夷人。形勢危險。桂良於夷酋赴粵後。即可暫駐蘇州。俟該夷回滬時。再與計議。若事已決裂。難以理諭。即迅速馳奏。聽候諭旨。

又

諭黄宗漢自上年九月間。奏陳夷務情形後。迄今數月。未據續奏。羅惇衍等因天津和議已定。兩次奏到。改剿辦團關防。及裁撤壯勇。派防土匪各情。廣東辦法。固未抑民義忿。亦未有官員兵勇拏禦之事。至夷人踞城未退。時或出擾。致有居民與之鬭毆。其曲亦不在我。昨唆酋在滬投進照會。忽有偽造諭旨一事。欽差廣東官紳。尚在聯絡團練。縱民為仇等語。已明降諭旨。著該督查拏偽造之人。以釋其疑。並諭將廣東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上海。由何桂清就近接辦。以冀該夷就我範圍。詎唆酋未得見此旨。聲言廣東官紳。謀害彼國。有民夷互鬭之事。即欲駛回廣

東。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兵費。業已整備軍裝船隻。即日起身回粵。究竟因何互關。並何時何事。照會內並未敘明。恐有廣東不得志之人。從中播弄。以激夷人之怒。著黃宗漢。查明該省有無民人與彼為難。致令該夷藉口生釁。迅速詳細馳奏。一面照會咪夷。辯明此事。至欽差大臣關防已移交何桂清接辦。黃宗漢不管夷務。而身任總督。地方是其專責。該夷回粵。傲肆鴟張。該督以聯絡紳民。保衛地方為要務。彼既回粵稱兵。即是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毋庸顧忌。設或該夷到粵後。自知理曲。尚堪駕馭。即令回至上海。與欽差大臣桂良等。妥為定議。總之該省捍禦事宜。亦非易辦。必當加意籌

備○毋失民心為要○

又

諭○羅惇衍等自十月間奏稱○裁併壯勇○並將辦理夷務關防○改為團練名目後○祇將捐輸人員○奏請獎敘○並未將廣東民人○與該夷互鬭情形具奏○前據桂良等馳奏○有咪夷傳聞寄信諭旨一道○查係偽造○已命黄宗漢○將偽造之人等擒○並因夷人在上海議事○復將欽差關防○移交兩江總督接受○乃桂良等○尚未奉到此旨○又奏稱○咪夷因廣東民夷互鬭○欲整備軍裝○即行回粵○並稱夷人之意○非撤去黄宗漢○及羅惇衍等團練之局○總不能將廣東省城退還等語○覽奏深為詫異○羅惇衍等自裁併壯勇○已

不復攻剿。黃宗漢亦未禁止開槍。前覽該侍郎等奏報。如攻打新安。互有殺傷。亦因夷兵先來滋擾。並非粵民侵侮夷人。此時據桂良等所奏。恐有奸人從中搆煽。然該夷既欲回廣東。親自措處。難保不即行赴粵。與官紳為難。黃宗漢既不管通商。而保護地方。是其專責。羅惇衍等。仍當妥辦團練。以保桑梓。不可因此惶惑。儻有民夷互鬭情事。是否民人起釁。抑係夷人滋事。並著羅惇衍等查明馳奏。現在該夷既欲回粵。並有逐出省城官員。及收粵海關稅之語。果有此等情形。是該夷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業已諭知黃宗漢。聯絡紳民。以資捍禦。該侍郎等務當與該督聯為一氣。固結民心。保全地方為要。

桂良等又奏。該夷大火輪船二隻。因恐擱淺。停泊九江。到滬時告知臣等。當即勒其設法駛回。並告以江中匪徒出沒。恐有損失。該夷面云。委因阻淺。不能下駛。至於匪徒。斷不敢有為難。臣等因此次行走甚緩。節節阻淺。即行借此阻其入江。正籌辦間。忽遇廣東連日緊信。不能向伊商議。至該夷大火輪船二隻。亦因連日大雨。江水陡長。已於月初返滬。此時江內。併無夷船停泊。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再上海地方。城外東北兩面江岸。全係夷人房屋。在此通商者。大小十餘國。居民不過十分之一。江心

有夷人大橋横亙。凡到上海城内。必須經過此橋。各夷商船兵船。滿江皆是。該夷欲行他往。若不言明實在無從得知。且以形勢而論。該夷諭知上海之人。不令回蘇甚易為力。至其自行入江入海。全無阻攔。不知當日何以令其占踞地面如許之多。人衆處處扼要。實不可解。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所調京兵。䓁擬請撥帶內外火器營健銳營巡捕營官兵各五百名。並撥帶八旗漢軍礮手八十名。每旗運解六百斤銅礮一位。由京局撥運小

銅廠十六位。並酌帶隨營辦理營務文案各員。以資差遣。
除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成保。頭等侍衛布勒和德扎精阿。二等
侍衛舒明安四員。前經面奉
諭旨。令 奴才 帶往。其各營帶兵章京將備等官。 奴才 酌量揀派外。謹將
擬帶文武各員。開繕清單。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又奏。請
飭下戶部撥發銀二十萬兩。陸續解交天津糧臺。以濟急需。至上
年防堵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於四月二十九日恭

奉

諭旨。令等覈計酌量加增。當經奏請將旗兵所得馬乾一項。再行放給實銀一半。計旗兵月支實銀四兩二錢有零。綠營兵所得馬乾米折。再行放給實銀一半。計每兵支實銀二兩五錢有零。嗣於十月間。因豆草昂貴。馬隊官兵窘累。奏請每月口分實銀四兩二錢有零之外。將應領粟銀一兩四錢四分。放實銀以示體恤。仰蒙

允准在案。所有現調馬隊官兵。及京營養馬兵丁口分。仍應請一體放給實銀。計每兵月支實銀五兩六錢五分二釐八毫。以數喂養食用。惟現當經費支絀。查旗兵每名月支實銀

四兩二錢有零。似可酌減。擬請每兵每月放給實銀三兩。
最計每日有銀一錢。可以撙節餬口。其餘仍行放給票銀。
至綠營兵丁。每月領實銀二兩五錢有零。尚無浮多。應請
仍循其舊。
硃批。依議。
戊寅。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
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照會該夷。告以如去廣東。
恐致有礙和好。該夷皆並未回答。經於二十二日夜間起
碇。前赴廣東。至二十三日午後。送來照覆一件。仍書二十

二日。察其詞意。總以未能裁撤總督及三紳士。頗懷怨恨。

特將該夷照會。恭呈

御覽。奴才等隨即傳到候選令黃仲畬。詢以該夷所以必回香港之

由。據黃仲畬稟稱。比次

欽差四人前來。該夷等早懷疑慮。故於初到之時。多方作難。將天

津所帶兵船。均留附近上海洋面。及後見

欽差相待甚好。方纔放心。始將兵船大半撤回本國。其餘亦回香

港。及自內江回滬後。該夷見奏參黃總督一案。所奉寄

諭。人復生疑。以為兩廣總督。既未撤任。而三紳士照舊練勇。民間

仍相擊殺。遂悔不應將兵船撤退。且云有此光景。和議未

必能成。明年夏秋之交。又須多帶兵船。到一直截之處。方可成此和議。然該夷此時雖懷疑惑。尚未決意赴粵。及至近日。香港緊報頻聞。昨忽於石井地方安良局。搜獲公文數件。於是懸不可言。雖經從旁解說。告以粵中之謠。多不可憑。該夷以為事出有因。決非偽造。無論如何開導。萬不肯信。此黃仲畬面稟之大概情形也。奴才等竊思此種密稟廣東紳局。何以並不秘藏。致為該夷所得。殊堪詫異。查該夷照會內所稱或照原議。或照別議等詞。奴才等詢之黃仲畬。據稟其所謂別議者。蓋指用兵而言。當該夷將欲起身之時。面告黃仲畬云。如果此後有撤黃總督及三紳士之

旨。務必給伊一信。是該夷之赴廣東。實因此事所致。愈可概見。此時既去香港。果能於三四旬後。復到上海。奴才等自可仍照前說。再向商議。不過將四事隱約其詞。免至中其所忌。雖或稍延時日。尚於撫局無礙。竊恐夷性犬羊。到廣東後。又與百姓互相格鬭。釀成事端。將來回至上海。更恐費力。奴才等現擬暫赴蘇州。俟該夷到滬後。看其光景如何。再行來滬會議。較為妥貼。且前次該夷入江。胸無他意。奴才等在滬等候。固屬無妨。此番回粵情景。與前不同。並聞其有欲攻花縣之意。不可不預為地步。況上海地方。各國紛集。即如前次有呂宋。大西洋。比利時。昂不爾。各國紛紛呈遞照會。

願來求見。費盡許多唇舌。方能退卻。大西洋國。並且去而復來。口稱奉國王之命。來遞照會。奴才等。均未收拆。而揣摩其意。無非皆為添設口岸等事。此時若住上海。更恐他小國乘機紛至。殊為可厭。蘇州距上海不遠。不過兩三日可到。一葦之杭。亦屬易易。奴才等於拜摺後。即行前赴蘇州。俟該夷回滬。探聽明晰。再行前來。惟思此次該夷自粵回滬。若見兩廣總督。尚無更動之信。誠恐不免另生枝節。奴才等非不知慎重

國體。惟成敗所關。誠非淺鮮。未敢稍為緘默。是以不揣冒昧。據實直陳。

硃批。前已有旨。

㗝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二十一日來文。閱悉之下。毫不能致本大臣改其立意。蓋粵城一事。先應作何辦理。方得見㗝佛兩軍。合將城池交還。皆天津條約內載有明文。是

貴國

御裁。原以

命貴大臣等代辦了結。諒必

賜畀足堪盡約之權。來文所稱。貴大臣自回粵東措處。轉恐致有礙和好等語。果若出此。不歸本大臣所任。獨由廣東前不

平之事。當請貴大臣等設法除盡其弊。已允依行。本大臣
信及丞能妥辦。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踐言。只得親自舉動。
是以赴粵。以便與英佛兩國軍門會議設策。有滋事者。無
論壯勇或別項人等。務必嚴行彈壓。勢必如此辦理。願
貴國觀此。可知誠欲與本國長存和好。惟在堅守條約。方得
永保勿絶。本大臣在南立規示戒。後則當旋滬。將尚有未
定各節會商。或照和議。或作別議。俱聽
貴國
朝廷。並輔政大臣之意。為此須至照會者。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防。業已布置妥貼。僧格林沁。於
月內總可到津。所有地方彈壓事宜。必須該督前往督率。呼應
較靈。著慶祺即赴天津。調度一切。何日啟程。先行具奏。

壬午。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
旨將桂良等。送到暎夷稅則黃冊一本。咈夷稅則黃冊一本。咪夷
稅則黃冊二本。一併加封進呈
御覽。其天津原議條約一函。暎咈咪三國稅則各一函。臣等公同
押封。送交
宗上收存。以昭慎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先行進呈兩次條約。當經降旨允

准。並令俟撫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再行一併用寶發回。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業經軍機處代為呈覽矣。惟撫回專條。俟夷首回滬後。總須及早定議。迅速進呈。方能與現進條約。一併用寶發交各國。免致日久耽延。桂良等。不得因條約業已進呈。含糊了事。有負委任。此時利害轉圜。全恃專條為補救。著桂良等悉心籌畫。盡力撫回。即行馳奏。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明發諭旨。桂良等奉到後。如何傳示該夷。該夷接奉後。作何情形。並夷船駛到粵東。有無消息。著一併具奏。

甲申。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駐紮花縣。僅留壯勇三千名。分布要

隘防守。隨時約束。並申諭北路鄉民。不准仍前與夷人譬殺。復開釁端。臣龍元僖。臣蘇廷魁。於十一月初九日。動身前往肇慶。督辦捐務。專濟西北兩江軍餉。惟臣羅惇衍仍駐花縣。以資彈壓。本月初一日巳刻。該夷率千餘人。各持槍礮。分擔火食。由三元里。直上牛欄岡前進。彼時該夷未開槍礮。鄉民亦不敢生事。並借與嘉獻廟一所。俾該夷飽食。乃該夷飽食以後。一路焚燒茶蓬民居。大放槍礮。轟斃過路行人。及工作農民共九名。受傷二十餘名。鄉民始忿。鳴鑼齊出。與該夷對仗。登時擊斃夷人十餘名。該夷見鄉民愈聚愈多。眾寡不敵。即於申刻。退入省城。臣聞報之下。

不勝駭異。忖思夷人既在上海會商條款。自應遵守和約。
安靜以待通商。臣等曾於上年十一月內接撫臣柏貴來
信。亦稱夷人以後不至滋事。即偶爾下鄉。祇圖游玩。並無
驚擾等語。何以無故興兵搆釁。事必有因。密速訪查。至初
四日。查得該夷得有漢奸偽造諭旨一道。信以為真。深疑
臣等暗中布置。仍與為難。故有初一日之役。經撫臣柏貴
將軍穆克德訥。粵海關監督恆祺。向該夷再三開導。不能
阻止。並聲言必到江村花縣等處。臣稔知夷性多疑。固結
難解。不到花縣不休。自當嚴備。以遏兇鋒。第思前奉

諭旨。有暎酋託桂良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之語。剋下

撫局將息。且逆賊未平。經費支絀。臣若固執己見。圖快一時。禍結兵連。靡所底止。大局不可收拾。只得隱忍將就。一面約束壯勇鄉民。不准妄動。一面將花縣總局。移在離城六十里之步雲局。以免臨時疎失。果於初五日辰刻。該夷率領夷兵漢奸約四千餘人。直趨石井。所至焚掠。民夷亦互有殺傷。是日該夷即縶兵石井。初六日。該夷由石井帶兵直抵離花縣城六十里之江村地方。探知臣不在花縣城內。即日折回石井。旋於初七日全數退回省城。查此次夷人再擾北路。因懷疑逞忿。先聞搶礮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讐殺。釁端實自彼而開。但夷情叵測。借詞要求。亦難

保其必無。經臣等咨明督臣。並請其移咨上海。俾悉此事
頗未易於辦理。臣羅惇衍自該處退回省城之後。將傷斃
鄉民。量為賞卹。即於初九日。前往肇慶。與臣龍元僖。臣蘇
廷魁會商以後一切事宜。臣等再四熟籌。西北兩江。正當
用兵。若北路更加設防。經費不敷。勢難長久。此時夷人既
已受撫。自當坦懷相示。使彼無疑。免致別生枝節。擬撤去
北路壯勇。將花縣總局。併歸順德。以省虛糜。亦以顧全議
撫大局。臣羅惇衍。臣龍元僖於拜摺後。即回順德。清釐經
手事件。臣蘇廷魁。仍駐肇慶。此局既併歸順德。所需護局
壯勇。及設立巡船。護送轉餉。並紳士分往各縣勸捐鹽川

之費。每月數千金。可以足用。較之設局花縣。所省實多。業經玉商督臣會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民夷互鬭。夷酋即欲回粵措置。當經諭知羅惇衍等。查明民夷起釁根由。仍當妥辦團練。茲據該侍郎等馳奏。夷人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移局撤勇各情。覽奏俱悉。此次夷人懷疑逞忿。先開槍礮。轟斃多人。並帶夷兵直趨花縣。實由該夷起釁。與粵民無涉。羅惇衍因恐與現議和局有礙。暫為隱忍。飭令壯勇。毋許妄動。並將花縣總局移至離城數十里之外。以避兇鋒。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將粵東情形。寄諭桂良等知悉。並將原摺鈔給閱看。又密諭黃宗漢等。

令柏貴就近妥為開導。以釋其疑。前據桂良等奏。㗎酋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起碇旋粵。計此時早至廣東省城。是否與官紳為難。亟應妥為籌防。羅惇衍等。惟當遵照前旨。認真督辦團練。聯絡紳民。保衛地方。並妥籌西北兩江兵餉。仍申諭鄉民。勿與夷人讐殺。以弭釁端。至羅惇衍等雖只辦團練事宜。與夷務無涉。而於機密之事。務當加意慎重。勿使奸人聞知。致再訛言起釁。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諭旨一事。並㗎國公使。因廣東民人。與㗎兵互鬭。即行回粵。先後寄諭該督查明馳奏。茲據羅惇衍等奏。㗎

夷懷疑。再援北路。旋即退出等語。𠸄國兵丁。懷疑遂忿。先開槍礮。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讐殺。釁端自彼而開。黃宗漢遠在惠州。難與關說。柏貴近在同城。可向該公使妥為開導。告以粵東𠸄兵誤信偽造寄諭。以致兩次縱兵焚掠。互有殺傷。並非粵民起釁。嚙嚙唫。遠在上海。無由知悉。羅惇衍等亦知𠸄兵因見偽造廷寄。懷疑搆釁。現已約束鄉民。不准妄動。並撤去北路壯勇。以示不疑。現在上海議定稅則。彼此即可永敦和好。廣東偽造廷諭之事。已奉旨查拏嚴辦。該公使諒已明白此事。皆由廣東奸民煽惑。非中國暗謀矣。如此坦懷相示。使其悔悟。仍回至上海。辦理通商。方妥。至近來粵東海口通商情形如何。有無奸民

從中阻撓並著該督撫查明具奏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㗚國疑慮業經諭令黃宗漢查拏偽造之人本日據羅惇衍等奏該國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鈔錄奸民偽造諭旨與桂良等前奏相符羅惇衍等在粵辦理團練曾申諭北路鄉民不與㗚咈等國為難致開衅端拒該國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率眾千餘由三元里前進一路焚燒轟斃行人鄉民始鳴鑼對仗初五日復直趨石井互有殺傷皆由奸民偽造諭旨致該國疑慮並非羅惇衍等不遵前旨仍與該國搆衅本日已諭令黃宗漢柏貴照會該國令其盡釋前

疑。不可為奸民所惑。噸喟唫。現已回粵。儻經查明。自必恍然知花縣之事。由於奸民偽造諭旨。致懷疑慮。並非中國故違和約也。桂良等接奉此旨。即設法照會噸喟唫。告以此次與鄉民互鬬。雖由彼先啟兵端。究係因懷疑所致。一經說明。自當相安無事。如噸喟唫業已回滬。更可明白開導。以全議撫大局。羅惇衍等摺。著鈔給閱看。

庚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來文咨稱印度國人。被中國官兵斃命。請轉行究辦等語。查印度地居何處。並因何被害。面問該夷官。據稱。印度在俄國之西。即呢業莫側國。素與我國至好。懇求我國轉行知照前來。

其餘均不知情。伏思印度國。究與何處毗連。無從考查。似

北別國細故。來行合混咨請。殊覺多事。當即備文咨駁

硃批。俄夷差人至京送信。與印度國爭鬭之事二摺。與惠親王等

同看。並將俄夷因印度國之事行知。

俄囉斯咨文。

為查友誼事。前因欲訪知印度國風俗禮儀。於咸豐七年

春間。有由印度國行走之人。彼時有印度國進人。經過什

倉國爾奇斯唐等處。來到俄國邊界。欲由原路回去。暫避

北方。看其由兩洋所得之信。內係國爾奇斯唐地方人不

靖。於咸豐七年秋間。與內地因接仗以致沙勒庚他徵提

身死。是以伊弟等欲明伊兄被害之寃。求俄國東邊之大臣憐恤此事。想貴大臣係體恤人之大臣。將什倉圖爾奇斯唐之事。行知

大清國管理西邊大臣。望祈將圖爾奇斯唐之命案。明白辦理。無事推托等因。以上各情。特遣知貴大臣。惟望貴大臣念其遠行之苦。將如何致命之信。咨覆敝國可也。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今據貴處來文內稱。欲知印度國道教風俗。咸豐七年春間。印度國北邊地方行走之沙勒度他微提。因印度國人叛逆。思欲避禍。由什倉等處經過。赴俄囉斯國

邊界地方。由此回國。是以向北進走。阿幅囉怕之信。得自
西洋圖爾奇斯唐人等叛逆。咸豐七年秋間。與
大清國官兵打仗。致沙勒慶他微提被殺。伊弟聞信。欲明命案。
懇求爾國幫助。經咭咧喇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
飭爾行文本大臣。行我國西路大臣。將在圖爾奇斯唐處
之沙勒慶他微提命案。查明知照。幸勿推諉。謹此達知等
語。咨行前來。查我
大清國幅幀邊閫。此案沙勒慶他微提之圖爾奇斯唐。係在何
處。什倉等處。究係何處所屬。無憑查考。詢之爾國使臣拉
啼羅幅。亦未能說明。本處斷難含混行文。印度國人進出

被殺。與我兩國毫無干涉。此案本處無從行知西路大臣。

相應知照爾等。因畢爾那托爾。為此咨行。

欽差大臣鑲黃旗蒙古都統勝保。安徽巡撫翁同書奏。竊維自古

帝王馭夷之道。荒服雖畧示羈縻。梗化則悉資征討。從未有不仗威力。而能貼然無事者。亦未有積應所求。而能止其無厭者。大抵待以恩。則中國之勢日弱。馭以威。則中國之體日尊。然非大膽力。大智識者。不足以任此大事。我

朝威弧震疊。武廓版章。

聖祖仁皇帝三征漠北。

高宗純皇帝以十全武功。平廓爾喀。平準噶爾。平回部。平大小金

川。緬甸安南。皆以仁義之師。制反側之寇。蓋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誠深知異類之難以情感。而非威武不足以懾之也。嘆咭唎。自嘉慶十三年。已有覬覦之志。十九年。詣
京入貢。
仁宗睿皇帝斥其無禮。拒不准見。擲還方物。令由內河遣粵。至道光十四年。兩廣督臣盧坤任內。有㖂嘮啤之釁。而始終未敢肆其桀驁者。
列聖續威遠著。內地虛實。未能悉知。該夷止以貿易為性命之源。

刻刻以斷絕為慮。迨琦善出。而一意遷就。始底裏畢露。馴至江甯城下之盟。然使道光二十二年議定條約之後。內

外諸臣。臥薪嘗膽。撫輯黎元。講求武備。則中國之本日壯。而外夷之氣俾自消。乃辦理夷務。較善者祇林則徐徐廣縉二臣。其所以較善之故。實皆用民為主。而葉名琛一切反其所為。致衆心離散。隻身被劫。臨時無一援救之人。民情可見。上年夷船至天津。總督及

特簡大臣。非惟素不熟悉夷情。並未辦理尋常邊務。剛柔皆不中窾。以致任所欲為。闖其北工之初。不過以條約為嘗試之端。後乃一一允從。出乎彼之望外。故遂愈縱愈驕。要挾無窮。

皇上特中廟算。飭派原辦諸臣赴滬。原令盡拒其權宜之許。今尚

一無間阻輪船接踵直入大江內地夷酋各省任意行走
浙杭已有乘坐綠呢八人肩輿拜晤撫臣之事而粵城近
來徵出俄夷比次來京攜帶多人官府輿從烜赫竟若無
人臣身在行間聞此情形不覺髮指背裂外夷乃中國大
患且駸駸及乎腹心肘腋實有扼吭拊背之憂深恐在事
諸臣為
社稷計輕為身家功名計重遂欲敷衍了事苟且目前而不知所
許各條如酖羹漏脯其止乎饑渴僅僅片時而性命之虞
即隨其後是徒貽
宗社無窮之患而一己之功名身家仍不能全抑何愚懦至於斯

極。猶稍戢

皇上乾綱獨斷。思患預籌。業於天津海防。修備完整。當足以懾夷

膽而振

國威。然夷性難馴。風帆倏忽。能否止其北行。尚未可必也。夫

扶虛憍之氣而來者。示之以弱。則彼將益張。示之以強。則

彼將自阻。臣勝保前在伊犁領隊大臣任內。俄夷接壤有

金夫械鬭一案。其時列款多端。狂悖要挾。與上年天津相

類。經臣勝保商同將軍臣扎拉芬泰。擬理駁斥。暗中密諭

全夫。到處揚言。設有不平。必當齊數萬之衆。直搗該國。以

圖報復。臣並於大廷廣衆之中。微示勒兵待勦之意。該夷

倨傲之情頓減。逡巡退却。此即明效大驗。俄夷只准在京駐館學習。

祖宗立法綦嚴。今聞其任意游行。直入各部院公所。旌鉦夾道。婦女同車。顯背二百年和好舊約。𠸄咪等國。鑒於俄夷之駐京有館。故敢有比例之請。以為可以漸入佳境。而俄夷亦鑒於𠸄咈兩國之頻年滋擾。有求必應。彼亦何為不潛萌詭志。肆厥鴟張。前聞黑龍江地面。已遂所欲。浸假而求割關內之地。浸假而謀侵畿輔之地。勢將伊於胡底。夫犬夷惟利是視。各國之所謂使臣。皆該國之奸商。彼國王。止令其外出謀利。恐亦未必盡知其尋釁興兵。堂堂

天朝無故而示弱於彼。果何謂歟。伏願
飭下諸大臣。責以正言。繩以大義。除從前俄夷駐館肄業之外。凡
有一切要求。盡拒不納。彼果一一帖服。咸知斂抑。則已。不
然。即請
皇上赫然震怒。或誅殺其首。或縛解其眾。以無理諸狀。飭下理藩
院。詰責該國王。彼必理屈詞窮。即或稍申螳臂。北邊距京
萬里。亦斷不敢踰險深入。儻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遂出
犬羊下哉。此入京一節之萬不可行也。㖆味等國。在外洋
固船堅礮利。然深入內江。及登陸馳驟。皆其所短。臣愚竊
謂欲阻其入京。當自阻其入江。始欲阻其入江。當自阻其

內地游行始。誠能使現在入京之俄夷知震懾

天威。漸次斂戢。則此外內地游行之輩。必不能肆無忌憚。至入江

大害。舉國皆知。已無待臣等贅言。臣等則以為為今之計。

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長江兩岸。不下數十州縣。宜於此

入江未定之時。先事

密諭楚西各督撫。遴派幹員。各路訪察輿情。剴切開導。使沿江及

內地百姓。公同具稟。並散布邀約。總以

天恩雖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而商民以長江為生路。斷不能與之

貓鼠同眠。即由楚省督撫。將公稟邀約。寄往上海。與各國

夷酋閱視。一面廣集民團。多多益善。自潯陽以上。洞庭以

下。於沿江兩岸。節節設備。星羅棊布。高壘深溝。村內編插旗號。江面暗伏水勇以聯絡其聲勢。而嚴固其衛防。使彼知我長江腹地。深入數千里。鄉民數百萬。勢甚洶洶。眾怒難犯。自未敢再圖入江之策。即使貿然前來。則以各處民力。就地制之。燬其夷船。截其歸路。使之片帆不返。縱致歸咎於百姓。而不能懷怨於

朝廷。我既有言在先。彼亦無可藉口。是即不阻之阻。不撻之撻。如此。不但拒其入江。並其入京一節。亦必不煩言而自解矣。向聞夷情雖狡憤很悍。而於利害兩途。最知審慎。但

我

國兵勢精強。民心固結。而地方督撫。機權威畧。卓卓在彼耳

明。自可不戰屈人。連年所以不振者。非大吏與民為讐。即

一己之私有所顧忌。而膽智因之中餒。於

國家久遠大局。全無計慮。臣故曰無膽力。無智識。皆不足任

此事也。若非乘此力圖。任令夷人仍往天津。易換和約。直

入京城。與俄夷同一局面。火輪船隻。各省往來。壟斷上下

游全利。恐兵民解體。人心動搖。夫各路大營將士。所以經

年血戰者。原為海內肅清計耳。縱能全力將賊誅鋤。而拱

手以待夷人魚肉。於情於理。孰肯甘心。上念

宗社安危所繫。與我

皇上宵旰之勞。誠庸夫愚婦皆思敵愾同讎。固不獨忠臣義士。聞之負戟而長歎者也。臣不揣冒昧。披瀝密陳於

聖主之前。仰祈

俯賜採擇。天下幸甚。

硃批。覽奏已悉。

勝保又奏。竊擎伏查從前辦理夷務諸臣。總以恐啟邊釁為詞。一味應其所求。以致今日橫逆之來至於斯極。現聞在事諸人。仍狃於成見。蹈其覆轍。不但使外夷輕視中國。其機甚危。且大拂民情。其患更重。近有編造對聯。到處聞傳。有否柏葉於今難再順。桂花從此不聞香。又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彼於我老彭。人數月中三相云亡。一死一囚一罪過。旬日間四夷來賊。半推半就半含糊等語。竹遠在皖軍。尚有所聞。其為此事不饜眾心可知。又接據上海密探所稟。金陵逆首與夷首交接各情。更可駭慮。謹將探稟。鈔呈

御覽。

十六早回頭。自卯刻打至巳刻。賊不開礮。五船一齊駛出燕子磯。賊有四五人。用船板追到。送紅綢紗二疋。雞二隻。說一番好話。問到何處。說到漢口通商。賊云既如此則不打仗。大家和好可也等語。該船即一齊開行矣。十月二十

日到安慶。賊匪仍開礮。十八門礮的兵船人還礮。遂過去。初一日。到湖北省城。初二。到漢口。四處探看地方。量水深淺。四處繪圖形。兩邊到漢陽。南邊到洞庭。俱繪有圖形。初八曉。動身回來。十九。到九江。四隻船進去。兩船因水乾。須明年春天水大回來。又兩層礮大船一隻。又斤砵兩隻回來。二十五未刻。到南京。哮嗪咽喊喉鳴二人。直到賊礮臺。問賊目欲見太平王。是日未刻上去。一直進去。聞說有三人見夷人。將制臺衙門作宮殿。打扮甚威昂。請夷酋赴宴飲酒。二鼓回頭。有賊目送下船。各賊目賊兵威儀擺得甚齊整。約有一萬餘賊兵。各色軍器齊備。排手鳥槍手都有。

小斤砵先開。二十八未刻到上海。兩層破大船日內可到吳淞口。據說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漢口等處開馬頭通商。甚易獲利。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各人歡喜之至等語。跟隨英國領事赴長江之通事潘榮。頃已傳其到來面詢。所說情形大畧相同。

癸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查山海關海口。西南連天津。東南通奉天。乃夷船必由之路。以石河口直至秦王島而論。節節皆可登岸。處處均宜嚴防。況鎮城去海八里。關邊處所。不下二十餘處之多。均需駐兵攻守。內外犄角聯絡。是以先於城內分布官兵駐守。民心得以團結。督遴選者

右翼協領伊克經額。委為領隊。正白旗佐領順齡。鑲紅旗佐領慶年。委為營總。佐領。防禦。驍騎校。委為參領八員。調備槍兵四百名。預備駐海迎敵。或有夷船駛至。即令調備官員。駐紮石河口一里許。相機攻守。至秦王島石河口礮臺。現有山永協副將雙慶。督帶海防官兵駐紮。並令榆縣壯勇會合守禦。儻有警報。督與格綳額督兵攻勦。尚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

硃批。知道了。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以資應

用。着景淳英山各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

勤加操演。聽候調遣。吉林官兵。着派雙城堡總管平海管帶。黑

龍江官兵。着派黑龍江總管德楞額管帶。一聞飭調。即須迅速

到防。毋許稍有遲誤。

人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即日前往督辦。

着成凱。於綏遠歸化兩城官兵內。挑選年力強壯。技藝嫻熟者。

各五百名備調。並於各該城曾經出師得力將官內。酌派妥員

統帶。其軍裝器械馬匹等。均着豫備齊全。勤加操演。一聞飭調。

即日迅速啟程。不得稍涉遲誤。

乙和

諭內閣河南河北鎮總兵樂善著發往天津交僧格林沁差遣委
用毋庸前赴勝保軍營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辦理海防近已添調各處精兵計五千名諭
令勤加操練聽候調遣惟兵力究形單薄著慶祺於直隸省北
路各營官兵內挑選精銳二千名飭將軍裝器械馬匹預備齊
全派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聽候僧格林沁調撥毋稍延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常清挑選精
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派曾經出師得

力將官管帶。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前諭西淩阿於備調官兵二千名內。挑選一千。於本年正月帶赴天津。諒該都統業已啟程赴防。惟津防兵數。究嫌單薄。著慶昀。再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年力精壯。技藝嫻熟者。一千名。配齊軍械馬匹。勤加操練。一聞飭調。即飭總管那瑪善。管帶啟程。迅速赴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防。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玻崇武。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一聞飭調。即飭協

領恩咸管帶啟程迅速到防毋許稍有延誤

戊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閱看其撥回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等因欽此

臣等於前此接奉

諭旨後業經恭錄備文知照咦咈咪三國俾知臣何桂清已授為欽差大臣五口關防均歸上海一切事宜悉在上海籌辦免該夷等欲往他處嘵嘵又接奉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諭桂良等於挽回四事。僅止畧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黃仲畬

已到上海。即可責成送件著力挽回。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等

因。欽此。明善於奉到

諭旨後。行抵蘇州。未曾登岸。於本月初九日長行回京。臣等即在

蘇省暫住。命護理上海道吳煦。及黃仲畬。在上海採聽消

息。該員此次來滬。臣桂良等。因其感激

聖恩。力圖報效。是以令其暗中設法。惟該令之在唤夷。不過代辦

漢文事件。並無大權。臣等恐哼嚓嘓一人傳話。未必盡實。

令得黃仲畬往來其間。傳述較為妥當。兼可畧得夷中情

偽。非敢專恃該員為轉圜。目下該夷回往香港。該員籍隸

廣東。尚可信息往來。嗣又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該夷必欲回粵措置。自係未見前旨。桂良等仍應鈔錄設法
知照該夷。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與紳士等均未與暎國搆
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等語。恐係傳
聞等因。欽此。臣等復將此情傳知黃仲畬令其作書轉致該酋。
勸其早日回滬議事。茲於本月十八日。接據護理上海道
吳煦稟稱。該道由省回滬。探詢夷情。僉云無事。十五日夜
間。及十六日。到有火輪信船兩隻。據黃仲畬哱嗪嘓先後
報到。額首係上年臘月二十九日到粵。派夷兵一千。前赴
肇慶。一千前赴花縣。藉以示威尋釁。幸三紳士早已遠避。

該處官民待之以禮。均未滋事。此後當可無慮。頻首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乘嗜嚕斯暹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並據哼嗪咽云。此層萬難挽回。請

欽差早為地步。係伊關切之意。其新舊通商各口。定於五六月間開辦新章。各處領事官。已派定有人。廣東派阿利國。鎮江派辛姓。甯波派夏飛。廈門派馬姓。牛莊派麥華陀。登州派密士。潮州瓊州臺灣。均未派定。長江至漢口。有俟軍務稍平。再行開市之議。亦未派有領事。上海舊領事囉啪嘍。給假回國。改派向在廣東之嗄吧。來滬接辦。此護道吳煦稟

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接閱之下。不勝詫異。伏查該酋噸囒唵。因臣等相待甚厚。所以商議各事。不便十分桀驁。然而言詞閃爍。總非心之所願。適逢廣東有此偽造寄信之事。故特藉端回至香港。今聞其並不回滬。俟伊弟嚕嚕斯到中國。令其出來搪抵。查嚕嚕斯即卜嚕嚕斯。前在天津勒偪文約。不准改一字者。即係此夷。今既復來。必多不情之語。觀該夷此時用意。直欲照依條約。屆期行事。不肯再與我議。其詭譎情狀。顯然可見。嘆吧一夷。向在廣東。肆行無忌。凡有用辱葉名琛。及撫臣柏貴等事。皆該夷之所為。觀嘆夷如此舉動。恐到滬後不能理論。竟自直用船隻駛赴

天津○則 臣等趕緊具奏○亦來不及○不可不爲思患預防之
計○將來該夷等到後○ 臣等擬一面先委臬司薛煥等二三
人赴上海○覘其動靜如何○仍照原議○自應設法籌辦○俟將
專條立定後○再行奏請
發下互換○儻或該夷先在廣東○肆行攻擊○背約動兵○自起釁端○固
不能不加拒絕○如或該酋頼嘯唫○不親自回來○專令嗜嗜
斯○與噶吧○同至滬上○ 臣等亦必竭力圖維○務期阻其進京○
即在上海互換條約○方爲妥當○如其堅執己見○難以理喻○
誠恐具奏不及○該夷舟行甚速○竟自不告而去○實屬無從
阻止○況目下該夷既有此信○天津爲入京要路○似不可不

豫為準備。應否

飭下直隸總督臣慶祺等先期嚴密防範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正具摺間。復奉

上諭。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等因。欽此。

此時臣等已將前奉

諭旨。傳知該夷。至該夷接奉後。如何情形。容俟探明。再行馳奏。

桂良等又奏。又據黃仲畬密稟。十六十五兩日。連接粵信。

據云。臘月二十八。及正月初間。唤人往四堡九十六鄉黃

竹岐等鄉村游行。地方官派員役同行。均極安靜。隨又有

唤軍約千石。到花縣肇慶府等處。並未生事。近聞又往順

德縣。目下尚未回省。計兵勇若不挑釁。彼亦斷不尋鬧滋擾。彼經此次遊行。無所用其很。以後亦漸相安矣。現在新聞紙載。由香港派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加坡迎接嗜噌斯。新加坡水程到滬。不過十日。計往返總在一月之內。但據哱㖠咽商云。新公使進京交還和約。意見已定。萬無挽回。各國商人。自和約定後。咸知唉公使得進京。無不欣舞相慶。以為體面。領首亦徧告各外商。此次進京換約。小住數旬即回。今若不得入京。無顏以對眾人。必將直用船隻駛入天津。又費一番周章。且恐另生枝節。或有變動。不可不慮也。據畬淺見揣度。彼等意見已定。牢不可破。領首目下

尚留粵省○轉盼嚐公使一到○嚬即碇國○嚐到後○或半月十日○即料理北行○彼船行迅速○不過五七日○即可到津○京中一切事宜○俱未預備○勢必至倉卒應付○顧此失彼○轉不若詳慮布置○愚所以發付之也○哼嗪咽與畬言及於此○畬再四籌度○料嘆人亦必有出此之勢○愚忠已竭○見及實在情形○不敢不先行稟白等語○臣等伏思此番嚐嚐斯來中國○恐其直赴天津○則臣等無由知悉○及探詢明確○再行具奏○已來不及○即該酋到滬一轉○不與我議○直至天津○船行甚速○雖由六百里加緊奏

聞○亦趕不上○思維再四○實無善策○其如何辦理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現探夷情。據實密陳一摺。據稱。黃仲畬
哱㖠嘓。先後報到。額酋於上年臘月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
伊弟嗺嚕斯。遲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
定欲進京互換和約等語。覽奏實堪詫異。各夷和約。本議定在
上海互換。是以授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
妥為辦理。乃遲之又久。於進京等事。尚未挽回。而暎酋嚬嗡唫
駛回香港。另換伊弟嗺嚕斯到滬。並欲直至天津。是該夷反覆
無常。意存叵測。已可概見。僧格林沁摺。現已赴津。該處防堵
事宜。均已辦理周密。如該夷徑行到津。當由僧格林沁等酌量

辦理。該酋仍到上海。桂良等務須竭力開導。告以大皇帝派我等來此辦理稅則。並令廣東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所有和約並另立專條。必須即在上海。由我等一手經理。若到天津。該處並無經手之人。無從辦理。且自上年各國船隻進出後天津紳士。業已團練整齊。不使輪船駛近攔江沙。倘到津船隻或受損傷。我等不能任咎。又或復開兵釁。則上年條約。必至全歸罷議。於各國通商事務。大有妨礙。如此剴切曉諭。總使該夷在滬換約。方為妥協。況消弭四事。另立專條。尚無成說。豈桂良等竟不動心。竟欲令該夷在京換約。置身事外耶。茲另發去諭旨一道。著以宣示該夷。俾知天津已有準備。不至遽行北駛。該

大臣等仍應設法挽回四事另立專條再行奏請互換萬不准含糊了事自干罪戾

又

諭上年秋間派桂良等前赴上海與英咈米三國商議稅則迄今已逾數月前聞廣東奸民有偽造諭旨之事致英咭唎等心懷疑慮曾諭黃宗漢嚴拏懲辦以示朕懷柔遠人之至意並因廣東距京窵遠一切通商事宜往返入奏恐延時日特改派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就近在上海辦理俾外國悃忱易於上達不必遠至京師前據該大臣等奏英國等船隻暫回香港該不日即當來滬與該大臣等商換和約著桂良等告以上海移

設欽差之意。原為在彼議事起見。天津因前次各國輪船駛入。居民忿恨。現在城鄉百姓。均已自辦團練。不令外國船隻復進攔江沙。該國前來。致有損傷船隻。儻因此復開兵端。是該國自乖和好。先行背約。不獨上年條約。均歸罷議。即五口通商。亦多窒礙矣。況專條未立。即到天津。亦不能互換。桂良等現在上海。所有條約。總須與專條同換。不能但換上年條約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額嘀嚕唵。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嚕噌斯遲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萬難挽回

等語。天津海口一帶。現已由僧格林沁嚴密設防。該夷酋如果堅執意見。必欲前赴天津。計數日之內。即可趕到。亟應早為準備。著僧格林沁等迅速調齊各路官兵。在海口扼要嚴防。毋令片帆駛入。並激勵鄉團。預為策應。以期聲勢聯絡。藉壯兵威。恆祺現在天津。有地方之責。如探該夷酋有來京確信。著即派委妥員。迎至攔江沙外。詢以此來何事。至互換條約。及另立專條。前已說定上海。由欽差大臣桂良等交換。此間並無通事。及經手辦理此事之人。況上年天津自遭蹂躪後。官兵鄉勇。一律重加整頓。儻任意闖入。恐多未便。不若及早仍回上海。聽候辦理。兩有裨益。如此曲為開導。或可冀其回帆。不致滋事生端。僧格

林沁等一面仍嚴密防範，早為設備，但不可遇事張皇，必須謀定後戰，確有把握，是為至要。桂良等摺片，著鈔給閱看。

桂良等又奏，現在噸嚁唫是否仍回上海，殊難預定，臣等即當謹遵

諭旨，設法照會，以期曲全議撫大局。惟廣東紳民雖然向稱足恃，據臣等近日所聞，似有未可盡信。夷務萬分棘手，該省官紳，惟撫臣柏貴、監督臣恆祺尚能實心任事，與臣等公文往來，藉資聞見。督臣黃宗漢至今並無一字回覆，此時偽造之人，必須查拏懲辦，方與撫局有益。若虛應故事，不能實力奉行，恐該夷更得有所藉口。臣等因關繫過重，既有

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

硃批。覽。

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前奏上海形勢一片。奉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欽此。臣等謹遵

諭旨。即將上海洋涇濱水陸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覽。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報。蘇省海運。頭起漕船。已開至十

滧守風放洋。浙江漕船。當亦陸續起運。惟昨據桂良等奏。英酋

咈囒唫到粤回滬與否尚在未定其弟嗜嚕斯到滬一轉即赴天津等語現在夷情叵測若不至上海與桂良等商議徑赴天津難免有意尋釁天津海口有僧格林沁等嚴密防堵惟兵端一起恐該夷擾我海運必須豫為籌畫以備不虞著何桂清徐有壬胡興仁密飭押運委員如探有夷船在天津海口滋事即將各漕船駛赴盛京之牛莊及山東之蒲臺利津等處暫為停泊俟夷船退後再赴入津收口其業經放洋船隻如能於夷船未經北駛以前趲行前進趕緊到津尤為妥協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健銳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防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內外火器營。挑備精壯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防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於八旗兩翼官兵內。挑備精壯官兵共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防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巡捕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